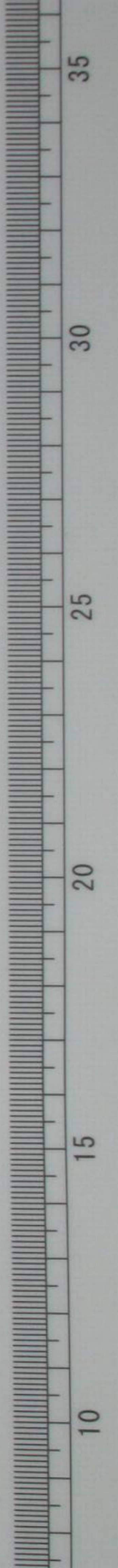


土岐文庫
文庫17
W142
8



30-8

文庫 17
W142
8



杜詩論文十四

吳興祚伯成定

武進吳見思齊賢注

宜興潘眉元白評

武進董元愷舜民參

唐肅宗乾元二年冬秦州至同谷

西枝村尋置草堂地夜宿贊公土室二首

出郭眇細岑披榛得微路溪行一流水曲折方屢渡贊公
湯休徒好靜心迹素昨枉霞上作盛論巖中趣怡然共攜
手恣意同遠步捫蘿澁先登陟嶽眩反顧要求陽岡暖苦

上詩論文

秦州十四

昭和六十年二月一日贈
土岐善吉唐氏寄

010185186992

陟陰嶺。洵惆悵。老大藤沉吟。屈蟠樹。卜居意未展。杖策迴且暮。層巔餘落日。草蔓已多露。

第一首是西枝村尋置草堂地。出郭而望小山。贊公所居也。披榛而得微路。從此而往也。溪行不過此一水。而煩人屢渡者。以此水折而東。復折而西。故屢渡也。渡水之後。始見贊公。能詩如湯休。而好處閒靜。心跡雙清。乃昨日書來。盛言巖居之樂。因攜手遠步。出尋草堂之地。而捫蘿之險。灑於先登。陟嶽之高。眩於反顧。蓋欲尋南山之暖。先從北山而上也。卜居之地。

遇老藤可愛。而地或未勝。故為之惆悵。又遇奇樹堪戀。而勢或未便。故為之沉吟。終未得善地。策杖而回。日又漸暮。已見層山落日。蔓草多露矣。

天寒鳥已歸。月出山更靜。土室延白兕。松門耿疎影。躋攀倦日短。語樂寄夜永。明然林中薪。暗汲石底井。大師京國舊。德業天機秉。從來支許遊。興趣江湖迥。數奇謫關塞。道廣存箕穎。何知戎馬間。復接塵事屏。幽尋豈一路。遠色有諸嶺。晨光稍矇矓。更越西南頂。

此首是宿贊公土室。山寒故歸鳥獨早。鳥早歸。故月

方出而山已靜矣。月入土室。故有白光。月照松門。故有疎影。前躋攀而日短。今共語而夜長。冬日也。於是燃薪代蠟。汲井煮茶。共此良夜。因歎大師乃京國之舊。德業甚優。天機甚敏。夙為支許之游。同有江湖之興。雖數奇遠謫。尚有隱者餘風。所以不知兵馬之苦。但見塵事之屏也。接上首言卜居之地。雖未愜意。然豈止一路。日間登高而望。遠者尚有數嶺。稍待晨光。隴。曠。直窮西南山頂。或可得也。終以尋地結。

寄贊上人

一昨陪錫杖。卜鄰南山幽。年侵腰脚衰。未便陰崖秋。重岡北面起。竟日陽光留。茅屋買兼土。斯焉心所求。近聞西枝西。有谷杉漆稠。亭午頗和暖。石田又足收。當期塞雨乾。宿昔齒疾瘳。徘徊虎穴上。面勢龍泓頭。柴荆具茶茗。徑路通林丘。與子成二老。來往亦風流。

接上言。昨陪錫杖而出。為卜鄰於南山也。年老腰脚已衰。不便陰崖之冷。必重岡北面而起。則南向矣。南向故陽光竟日留也。苟買屋兼買其地。則心之所求耳。聞西枝村西有谷焉。杉漆既稠。陽和不散。更有石

田可耕。塞雨雖多。必然乾燥。宿昔齒疾。於此當瘳。此
心所求也。卜居於此。則連虎穴。面龍湫。柴荆茶茗。徑
路相通。與子往來其間。不亦樂哉。

太平寺泉眼

招提憑高岡。疎散連草莽。出泉枯柳根。汲引歲月古。石間
見海眼。天畔縈水府。廣深丈尺間。宴息敢輕侮。青白二小
蛇。幽姿可時覩。如絲氣或上。爛熳為雲雨。山頭到山下。鑿
井不盡土。取供十方僧。香美勝牛乳。北風起寒文。弱藻舒
翠縷。明涵客衣淨。細蕩林影趣。何當宅下流。餘潤通藥圃。

三春溼黃精一食生毛羽

寺在高崗之上。惟高。故見其疎散而連草莽。寺中柳
根有泉出焉。汲亦久矣。四句出題。下咏泉眼。高山石
間。傳為海眼。秦州去海遠在天畔。乃縈此水府。餘波
深廣。不過丈尺。而不敢輕侮者。有神靈憑焉。青白二
蛇。時或隱現。苟如絲之氣上升。即變為雲雨矣。况此
山上下皆石。鑿井不盡是土。惟賴此泉供僧。香美實
勝也。又見風行成文。荇藻舒翠。明照客衣。細蕩林影。
幽清又如此。下推開結。安得為宅下之流。潤滋藥圃。

使服食飛升乎。

空囊

翠柏苦猶食。明霞高可餐。世人共鹵莽。吾道屬艱難。不變井晨凍。無衣牀夜寒。囊空恐羞澁。畱得一錢看。

翠柏雖苦而可食。明霞雖高而可餐。亦虛語耳。世人貴苟得。或鹵莽而獲。吾道守困窮。正在艱難之時也。所以連朝無食。而井晨凍矣。兼且無衣。牀夜寒矣。爾句咏艱難也。艱難如此。囊空羞澁可知。而尚畱一錢。調笑語。正艱難語也。

病馬

乘爾亦已久。天寒關塞淡塵中。老盡力。歲晚病傷心。毛骨豈殊眾。馴良猶至今。物微意不淺。感動一沉吟。

乘爾既久。力已疲矣。天寒關塞。寒已深矣。馬之所以病也。因歎塵途之中。至於老而力盡。頂乘爾久。故於歲暮之時。睹其病而心傷。頂天寒句。然相依既久。不為其駿異。而為其馴良。此物雖微。而意則深。不覺為之感動。沉吟耳。

送人從軍

時有吐蕃之役

弱水應無地。陽關已近天。今君渡沙磧。累月斷人煙。好武寧論命。封侯不計年。馬寒防失道。雪沒錦鞍韉。

弱水之外。想應無地。陽關之險。業已近天。已在天地盡處矣。而君乃渡磧而去。其中累月無人。烟火斷絕。蓋好武則性命自輕。志在封侯。則不計遠近也。然去則去矣。沙磧之中。易於失道。况在雪沒鞍韉之時乎。

送靈州李判官

羯胡腥四海。回首一茫茫。血戰乾坤赤。氛迷日月黃。時軍專策略。幕府盛才良。近賀中興主。神兵動朔方。

吐番之禍。四海流毒。故回首茫茫也。血戰久而乾坤盡赤。妖氛起而日月皆迷。四句序事。此時軍中重策略之才。幕府多材良之望。子之所以去也。二句送肅宗中興起兵朔方。平亂亦不久矣。子其勉之。

送遠

帶甲滿天地。何為君遠行。親朋盡一哭。鞍馬去邊城。草木歲月晚。關河霜雪清。別離已昨日。因見古人情。

兵戈滿於天地。子何往乎。反喝起親朋之泣。盡於一哭。而鞍馬獨去。直至邊城。送遠已盡。及歸而思之。歲

月既晚。關塞又寒。追想別離。已成昨日。因見古人之
情殷殷於送別者。蓋有以也。俱別後。明日追憶之詞。

別贊上人

百川日東流。客去亦不息。我生苦漂蕩。何時有終極。贊公
釋門老。放逐來上國。還為世塵嬰。頗帶憔悴色。楊柳晨在
手。豆子雨已熟。是身如浮雲。安可限南北。異縣逢舊友。初
欣寫胸臆。天長關塞寒。歲暮飢凍逼。野風吹征衣。欲別向
曠黑。馬嘶思故櫪。歸鳥盡斂翼。古來聚散地。宿昔長荆棘。
相看俱衰年。出處各努力。

百川日東流。游子亦與之。不息因思我生飄蕩。何時
已耶。四句自歎。下別贊公。釋門之老。自上國放逐而
來。未免為世網所羈。而顏色憔悴矣。佛法晨起。嚼楊
木以漱口。豆子出華嚴疏鈔。詳見論事。大約言時日
易過。故接曰。是身如浮雲。維摩經語也。浮雲不限南
北。故上國亦可放逐。亦可也。下序別懷。我則異縣而
逢舊友。正喜開懷。無奈地遠歲寒。凍餒復逼。故復去
耳。野風吹衣。天寒也。別時曠黑。情難捨也。因歎馬猶
思故櫪。鳥猶歸舊巢。而我獨何往乎。又解曰。古來聚

散不常。今日聚坐之地。明日已生荆棘。亦常事耳。但彼此俱為衰年。出處雖各異道。可不努力乎。處者贊公。出者自謂也。

兩當縣吳十侍御江上宅

寒城朝煙淡。山谷落葉赤。陰風千里來。吹汝江上宅。鷓鴣號枉渚。日色傷阡陌。借問持斧翁。幾年長沙客。哀哀失木狖。矯矯避弓鬪。亦知故鄉樂。未敢思宿昔。昔在鳳翔都。共通金閨籍。天子猶蒙塵。東郊暗長戟。兵家忌間諜。此輩常接跡。臺中領舉劾。君必慎剖析。不忍殺無辜。所以分黑白。上官權許與。失意見遷斥。仲尼甘旅人。向子識損益。朝廷非不知。閉口休歎息。余時忝諍臣。丹陛實咫尺。相看受狼狽。至死難塞責。行邁心多違。出門無與適。於公負明義。惆悵頭更白。

寒城而朝烟淡。時將午矣。山谷而落葉赤。歲云晚矣。陰風江上宅。寒可知矣。鷓鴣號於曲渚。日色傷於阡陌。寫寒天晝景也。因問昔為御史。今遷謫於此。又幾年乎。如失木之猿。傷弓之鳥。豈無故鄉之思。又安敢念夙昔之樂。一段序近事。下序遷謫之故。昔在鳳翔。

與子同朝。時天子蒙塵。四郊多壘。兵家最忌間諜。此輩常接跡其間。而臺中職領舉劾。君必慎為剖析者。恐殺及無辜。所以必分黑白也。上官迫於公論。權為許與。而忌君已深。遷斥遂及。夫仲尼甘為旅人。向子明知損益。雖無損於子。而朝廷豈不知其枉。一時閉口不言。空為歎息。何哉。卽我亦為諫官。近在丹陛。而看君遷斥。至死實難塞責。是以今日行邁。心違。出門蹢躅者。亦以負君。而惆悵之極。髮為加白耳。

發秦州

我衰更懶拙。生意不自謀。無食問樂土。無衣思南州。漢源十月交。天氣涼如秋。草木未黃落。况聞山水幽。栗亭名重佳。下有良田疇。充腸多薯蕷。崖蜜亦易求。密竹復冬笋。清池可方舟。雖傷旅寓遠。庶遂平生遊。此邦俯要衝。實恐人事稠。應接非本性。登臨未銷憂。谿谷無異石。塞田始微收。豈復慰老夫。惘然難久留。日色隱孤戍。烏啼滿城頭。中宵驅車去。飲馬寒塘流。磊落星月高。蒼茫雲霧浮。大哉乾坤內。吾道長悠悠。

衰年性拙。不能自謀。故無食而動樂土之思。無衣而

就南州之暖也。四句出行大意。十月之交。漢源如秋。木葉未落。况有山水之幽乎。四句無衣思南州也。栗亭之名既佳。下有良田可耕。而栗也。薯蕷也。崖蜜也。冬笋也。物物俱佳。更有清池可泛。六句無食問樂土也。雖旅寓益遠。而風土如此。可以遂平生之志矣。一段成都。今秦州實為要衝。人事既多。應接固非本性。山水無奇。塞田又復薄收。故不復愜意。難以久留也。一段秦州。下發秦州之事。於是自日落而至中宵。驅車而去。飲馬寒塘。而見星月滿天。雲霧四塞。因歎天地之大。吾道莫容。長悠悠道路乎。

赤谷

天寒霜雪繁。遊子有所之。豈但歲月暮。重來未有期。晨發赤谷亭。險艱方自茲。亂石無改轍。我車已載脂。山深苦多風。落日童稚飢。悄然村墟迴。煙火何由追。貧病轉零落。故鄉不可思。常恐死道路。永為高人嗤。

天寒霜雪正繁。游子乃有所往。不但歲月已暮。更歎重來無期。四句總起。下點赤谷。則險艱從此始矣。下接險艱。遍地亂石縱橫。改途亦無別路。然我車既脂。

一往不顧也。况深山多風寒矣。驅馳日暮飢矣。村墟尚遠烟火杳無。因歎貧病屢遷。故鄉既不可念。常恐死於道路。為高人之所笑耳。

鐵堂峽

山風吹遊子。縹緲乘險絕。峽形藏堂隍。壁色立積鐵。徑摩穹蒼蟠。石與厚地裂。修纖無根竹。嵌空太始雪。威遲哀壑底。徒旅慘不悅。水寒長冰橫。我馬骨正折。生涯抵弧矢。盜賊殊未滅。飄蓬踰三年。迴首肝肺熱。

山風吹遊子。若無根蒂而飄緲。凌此險絕乎。下寫其

險。峽之狀。則形如堂隍。壁如積鐵。峽之上。則徑路高曲。如摩蒼穹。峽之中。則石而峭削。如裂厚地。又有脩纖之影。竹若無根而生。嵌空之中。雪自太古而積。蓋竹以露少而脩長。雪以陰寒而不化也。六句皆自下望上。故遲回於哀壑之底。徒旅無不慘然而水寒。冰凍。馬骨欲折。苦益甚矣。况道路盜賊生發。惟以生涯抵當。孤矢耳。則三年飄泊。能不回首而中熱乎。

鹽井

鹵中草木白。青者官鹽烟。官作既有程。煮鹽烟在川。汲井

歲。捐。捐。出。車。日。連。連。自。公。斗。三。百。轉。致。斛。六。千。君。子。慎。止。足。小。人。苦。喧。闐。我。何。良。歎。嗟。物。理。固。自。然。

鹵中鹽氣所染草木皆白而白中之青者則官鹽之烟也。官作之程期甚迫。故煮鹽之烟在川。於是汲井而煮者。歲月不息。出車而販者。日夜不停。以官賣則一十三百。轉販則一石六千。獲利相倍故也。君子雖有止足之戒。小人何知。則攘攘而往來耳。我何必嗟乎。見利而往。物理之自然也。

寒峽

行。邁。日。悄。悄。山。谷。勢。多。端。雲。門。轉。絕。岸。積。阻。霾。天。寒。寒。峽。不。可。度。我。實。衣。裳。單。况。當。仲。冬。交。泝。沿。增。波。瀾。野。人。尋。煙。語。行。子。傍。水。餐。此。生。免。荷。戈。未。敢。辭。路。難。

行邁悄悄。寒噤不能語也。山谷多端。山衆則態變也。只一句寫景。行自雲門。轉過而臨絕岸。險阻而霾天寒。故峽中不能即度。實以衣單故也。况時正仲冬。又行水上。寒何如乎。乃昔不能語。而今聞語者。以在野之人。望烟而尋。欲謀一餐耳。而所餐之處。仍在水傍也。因念邊疆多事。荷戈更苦於行路。我何怨哉。

法鏡寺

身危適他州。勉強終勞苦。神傷山行深。愁破崖寺古。嬋娟
 碧鮮淨。蕭撼寒籟聚。洞洞山根水。冉冉松上雨。洩雲蒙清
 晨。初日翳復吐。朱薨半光炯。戶牖粲可數。拄策忘前期。出
 蘿已亭午。冥冥子規叫。微徑不復取。

身危無托。遠適他州。雖勉強而終勞苦。故連日神傷者。以山行之深。今日愁破者。以崖寺之古也。山下途間。竹色嬋娟。碧鮮潔。蘼蕪落葉。蕭撼寒風。襲人洞洞者。山下之泉。冉冉者。松上之雨。松上雨。夜間之雨也。至

清晨而雲氣未散。日出初則雖翳。而後則復吐。天已晴矣。日出照於寺上。而見朱薨光炯。戶牖粲然。一步一顧。拄策而行。頓忘前路之程。緩出藤蘿之間。不覺日又午矣。本欲登山入寺。而雨後新晴。山路冥冥。子規聲慘。雖有微徑可取。亦不復往矣。皆路中望景。未嘗到寺也。

青陽峽

塞外苦厭山。南行道彌惡。岡巒相經亘。雲水氣參錯。林迴
 峽角來。天窄壁面削。礧西五里石。奮怒向我落。仰看日車

上詩論

秦州十四

側俯恐坤軸弱。魑魅嘯有風。霜霰浩漠漠。昨憶踰隴坂。高
秋視吳岳。東笑蓮花甲。北知崆峒薄。超然俾壯觀。已謂殷
寥廓。突兀猶趨人。及茲歎冥寞。

昔在塞上久已厭山。今日南行道路更惡。以崗巒之
勢連屬而不窮。雲水之氣參錯而不辨也。偶遇曠處
方見遠林。而硤角又來。忽覺天窄。以壁面斗削故也。
四句寫南行道惡。即西溪之石大徑五里。若奮怒而
起。向我欲落。其大則天為所碍。覺日車之側。其重則
地不能載。恐坤軸之弱。石大則多陰。故魑魅托而嘯。

風霜雪積而不散矣。六句咏石。因憶所歷之山。如隴
坂如吳岳。如蓮花。如崆峒。皆不足以敵此。今超然與
諸山並列。已足隱映太空矣。乃行之既久。猶見其石
突兀。欲來趨人。及出峽至此。始不望見耳。

龍門鎮

細泉兼輕水。沮洳棧道溼。不辭辛苦行。迫此短景急。石門
雲雷隘。古鎮峰巒集。旌竿暮慘澹。風水白刃溢。胡馬屯成
皋。防虞此何及。嗟爾遠戍人。山寒夜中泣。

細泉輕水。沮洳難行。况在棧道之上乎。而不辭辛苦。

冒險而行者。以冬日短也。四句道中行至於鎮。見石門處其隘。而雲雷不出。古鎮扼其要。而峰巒皆奏。鎮上則有旌竿。日暮而慘澹。鎮卒則有白刃。風水而昏。滿寫其倦也。夫敵在成皋。而防守於此。勢豈相及。徒勞民遠戍。使之山寒夜泣。亦何為哉。

石龕

熊羆咆我東。虎豹號我西。我後鬼長嘯。我前狻又啼。天寒昏無日。山遠道路迷。驅車石龕下。仲冬見虹霓。伐竹者誰子。悲歌上雲梯。為官采美箭。五歲供梁齊。苦云直幹盡。無

以充提攜奈何漁陽騎颯颯驚蒸黎

山行既深。左右前後。無非異物。且復天昏日暮。山遠路迷。驅車過此。當仲冬而見虹霓。地氣異矣。乃有人焉。悲歌伐竹。彼何為哉。蓋為官伐箭材耳。因梁齊用兵。五年供輸。直幹且盡矣。何以充用乎。民困如此。而漁陽之兵。尚為黎民之患。不大可傷耶。

積草嶺

同谷界

連峰積長陰。白日遞隱見。颯颯林響交。慘慘石狀變。山分積草嶺。路異明水縣。旅泊吾道窮。衰年歲時倦。卜居尚百

里休駕投諸彥。色有佳主人。情如已會面。來書語絕妙。遠客驚深眷。食蕨不願餘。茅茨眼中見。

連峯亘起。陰處頗多。故白日雖遍照。而峰巒所隔。或隱或現也。其間林響既悲。石狀亦慘。寫積陰之景。於此而山一分。則為積草嶺。路忽異。則為明水縣矣。旅泊知吾道之窮。衰年歎歲時之倦。不得不圖暫住。而卜居之地。尚在百里外也。欲休駕以投主人。而主人先有書來。情如舊交。殷勤懇款。遠客得之。殊出望外。因荷得薇蕨可食。豈望其餘。而茅茨借居者。即在

目矣。

泥功山

朝行青泥上。暮在青泥中。泥濘非一時。版築勞人功。不畏道途永。反將汨沒同。白馬為鐵驪。小兒成老翁。猿透却墜死。鹿力所窮。寄語北來人。後來莫怱怱。

朝暮而在泥中。已非一時。然當時不加版築者。恐勞人功也。道遠不畏。畏其汨沒耳。所以泥汗所染。白馬變黑。小兒如老矣。且猿之善跳。而透不能上。上無所去。鹿之善走。而力不能出。下無所之。寄語後人。慎弗

匆匆戒之也。

鳳凰臺

亭亭鳳凰臺。北對西康州。西伯今寂寞。鳳聲亦悠悠。山峻
 路絕蹤。石林氣高浮。安得萬丈梯。為君上上頭。恐有無母
 雛。飢寒日啾啾。我能剖心血。飲啄慰孤愁。心以當竹實。炯
 然忘外求。血以當醴泉。豈徒比清流。所重王者瑞。敢辭微
 命休。坐看綵翮長。舉意八極周。自天銜瑞圖。飛下十二樓。
 圖以奉至尊。鳳以垂鴻猷。再光中興業。一洗蒼生憂。浚衷
 正為此群盜何淹留。

亭亭之臺。北對康州。西伯既去。鳳聲亦遠。惟見山路

峻絕。石林高聳而已。安得萬丈之梯。一詣其巔乎。鳳

凰既去。恐有無母之雛。我能剖心血。供其飢啄。以當

竹實醴泉。蓋我重其為王者之瑞。故不惜微命之休

也。於是飲啄既足。彩翮漸長。舉意之頃。八極可周。當

銜瑞圖。下阿閣。以奉至尊。以垂鴻猷。光中興之業。洗

蒼生之憂。我心正為此耳。而群盜充斥。奈何不早解

散乎。

杜詩論文十五

吳興祚伯成定

武進吳見思齊賢注

宜興潘眉元白評

武進董元愷舜民參

唐肅宗乾元二年冬同谷至成都

乾元中寓居同谷縣作歌七首

有客有客字子美○白頭亂髮垂過耳○歲拾橡栗隨狙公○天寒日暮山谷裏○中原無書歸不得○手脚凍皴皮肉死○嗚呼一歌兮歌已哀○悲風為我從天來○

杜詩論文

同谷十五

自呼子美。而歎其不櫛不沐。白髮紛垂。狀貌已可憐矣。飢而歲拾橡栗。寒而日暮山谷者。以中原無信。欲歸不得也。至寒凍之極。而手足皴裂。皮肉亦死。烏能復忍哉。故哀歌而風起。天亦為之悲也。

長鏡長鏡。白木柄。我生託子以為命。黃精無苗。山雪盛。短衣數挽不掩脛。此時與子空歸來。男呻女吟。四壁靜。嗚呼。二歌兮歌始放。閭里為我色惆悵。

長鏡何物。乃至托以為命。已足悲矣。乃黃獨雖賤。而天寒無苗。上無處尋。山雪蔽地。下無處掘。况短衣百

結不及蔽足。寒山不能久留。於是攜鏡而歸。一無所有。不更悲乎。夫一身已矣。歸而聽男女呻吟之聲。而四壁悄然。貧苦寂寥。聲絲氣咽。愈呻吟。愈覺其悄然也。所以二歌初放。鄰里亦為之惆悵矣。

有弟有弟在遠方。三人各瘦何人強。生別展轉不相見。胡塵暗天道路長。東飛鴛鵝後。鵝鵝安得送我置。汝傷嗚呼。三歌兮歌三發。汝歸何處收兄骨。

有弟俱在遠方。想其無不憔悴。然何人稍健乎。正見無人強健也。別後展轉遠去。不得相見。以安史之亂。

而道路阻長也。因歎禽鳥各從其類。安得附其羽翼。送我見汝耶。然終不可得。則死期將近。汝又何從相覓乎。

有妹有妹在鍾離。良人早歿諸孤癡。長淮浪高蛟龍怒。十年不見來何時。扁舟欲往箭滿眼。杳杳南國多旌旗。嗚呼四歌兮歌四奏。林猿為我啼清晝。

有妹而在鍾離。良人沒。諸孤癡。無可仰仗矣。欲往迎之。而長淮風浪來。既不易。欲往省之。而干戈滿眼。去亦甚難。故悲歌與林猿相應。不禁腸斷矣。

四山多風溪水急。寒雨颭颭枯樹溼。黃蒿古城雲不開。白狐跳梁黃狐立。我生何為在窮谷。中夜起坐萬感集。嗚呼五歌兮歌正長。魂招不來歸故鄉。

四山風起。而溪水急流。又寒雨驟至。所見者枯樹。所居者黃蒿。加以雲氣晦冥。異物四出。窮谷何可居耶。所以中夜起坐。而萬感紛來也。古稱歌以招魂。我則魂歸故鄉矣。

南有龍兮在山湫。古木龍從枝相樛。木葉黃落龍正蟄。蝮蛇東來水上遊。我行怪此安敢出。拔劍欲斬且復休。嗚呼

六歌兮歌思遲溪壑為我迴春姿

龍德以象君子。正當天行雲從。霖雨四海。乃在此山。湫古木之下。蟄而未伸。故蝮蛇出而偃蹇耳。初而欲斬。繼而且止。所謂不足汗吾刃也。前五歌止言一身。此則推及世事。前五歌聲意俱竭。此則不得不遲。遲則從容婉轉。豁壑迴春矣。窮而必變。天之道也。

男兒生不成名身已老。三年飢走荒山道。長安卿相多少年。富貴應須致身早。山中儒生舊相識。但話宿昔傷懷抱。嗚呼七歌兮。悄終曲。仰視皇天白日速。

生不成名。此身空老。而三年奔走於荒山。何耶。長安卿相。多為少年。因知富貴致身。須及時也。所以相識坐談。追想前後。不覺黯然心傷耳。七歌既終。仰視皇天。日無停咎。而少年不可復得矣。哀哉。

萬丈潭

青溪合冥冥。神物有顯晦。龍依積水蟠。窟壓萬丈內。跼步凌垠塢。側身下煙靄。前臨洪濤寬。却立蒼石大山危。一徑盡岸絕。兩壁對削成。根虛無倒影。垂澹瀨。黑知灣。潭底清見光。爛碎孤雲倒來。凌飛鳥不在外。高蘿成帷幄。寒木壘

旌旆遠川曲通流。嵌竇潛洩瀨。造幽無人境。發興自我輩。告歸遺恨多。將老斯遊最。閉藏脩鱗螯。出入巨石礙。何事炎天過。快意風雨會。

清溪而合。杳冥者以神物顯晦。有時不可常睹也。下言龍。卽所謂神物。而在此積水萬丈之內也。四句完。潭下序游覽。傍石根而行。從烟靄而下。欲前往。則洪濤方寬。欲却立。則蒼石又碍。一時進退不能。因山危路盡。絕岸之下。兩壁相對也。兩壁則勢如削成。根入無底。而倒影垂於水中。下四句俱水影。黑處知水底。

之灣環。清處見天光。之炯碎。孤雲倒照於內。飛鳥影落其中。潭之上。蘿成帷幄。木如旌旆。潭之外。遠川委曲通流。而停而不盈者。以暗竇之潛洩也。空山無人。幽尋自我輩。而始故。既歸而恨興之未盡。將老而喜。茲游之最佳也。又言中藏脩鱗。應神物。路碍巨石。應蒼石。寒天未盡其妙。若炎暑過此。風雨來會。不更快耶。推開結。

發同谷縣

乾元二年十二月一日。自隴右赴劍南紀行。

賢有不黔突。聖有不暖席。况我飢愚人。焉能尚安宅。始來

茲山中休駕喜地僻奈何迫物累一歲四行役忡忡去絕境杳杳更遠適停驂龍潭雲迴首虎崖石臨岐別數子握手淚再滴交情無舊新窮老多慘感平生嬾拙意偶值棲遁迹去住與願違仰慚林間翮

古之聖賢所如不合尚突不黔席不暖况我貧愚之人豈能安宅耶始來休駕此山喜其地僻而物累所迫一歲四遷所以去絕境而憂心適長途而誰向也一段將發之故然寄居於此未免有情故遇龍潭之雲而停驂望虎崖之石而回首矣况別此同谷數子

而臨岐淚滴者雖交情原無舊新亦以窮老易於慘戚耳一段發又言平生懶拙值此可以棲遯之地應地僻句去住之際頗與願違而羨林鳥之自適也挽上結通篇

木皮嶺

首路栗亭西尚想鳳凰村季冬攜童稚辛苦赴蜀門南登木皮嶺艱險不易論汗流被我體祈寒為之暄遠岫爭輔佐千巖自崩奔始知五嶽外別有他山尊仰千塞大明俯入裂厚坤再開虎豹關屢踟風水昏高有廢閣道摧折如

短轅下有冬青林石上走長根西崖特秀發煥若靈芝繁
潤聚金碧氣清無沙土痕憶觀崑崙圖目擊玄圃存對此
欲何適默傷垂老魂

路出栗亭之西尚顧鳳凰之村蓋寒冬攜家將赴蜀
門耳四句初在道也南登木皮嶺艱險不可勝言即
登陟汗流寒天覺熱此自下而上也既至嶺上遠山
相與佐輔自為奔奏始知五岳之外尚有此山為尊
仰而望焉若塞於太空俯而壓焉則厚地亦裂一段
寫嶺且山深則有虎豹之關冒險而見風水之昏其

上則有閣道其下則有冬青四句山中事而此山西
巖更為秀發其狀也若靈芝之繁其潤也聚金碧之
氣其清也無沙土之痕昔觀崑崙之圖而健羨者不
意玄圃近在目前也六句咏西巖對此欲何所往不
覺垂老傷心耳

白沙渡

畏途隨長江渡口下絕岸差池上舟楫杳窅入雲漢天寒
荒野外日暮中流半我馬向北嘶山猿飲相喚水清石礪
礪沙白灘漫漫迴然洗愁辛多病一疎散高壁抵嵌崿洪

濤越凌亂臨風獨回首攬轡復三歎

隨長江而行○至此則渡口○故下絕岸○上舟楫矣○地險
不得爭渡○乃差池而上也○既登舟○則江流杳然○如入
雲漢○此時天寒晷短○荒野氣爽○日暮而尚在中流也○
我馬在舟中而嘶○飲猿在山上而喚○如相應和者○而
水清石見○沙白灘平○足以散愁辛○豁病懷矣○一段舟
中○既渡而抵高壁嵌岑之下○洪濤凌亂已越之而過
矣○於是上馬臨風○又不覺回首三歎也○

水會渡

山行有常程○中夜尚未安○微月沒已久○崖傾路何難○大江
動我前○洶若溟渤寬○篙師暗理楫○歌笑輕波瀾○霜濃木石
滑○風急手足寒○入舟已千憂○陟嶽仍萬盤○回眺積水外○始
知衆星乾○遠遊令人瘦○衰疾慚加餐○

山行夜未息者○以其有常程也○月沒天暗矣○崖傾地
險矣○四句○至渡口○大江在前○波濤若海○篙師習之○暗
中理楫○歌笑而前○乃霜濃而木石滑○無以措手足○風
起而手足寒○卽手足亦不能用矣○六句○渡水入舟之
時○已有千憂○登舟之後○陟山尚有萬盤○舟中而觀○既

如渤海登舟而眺。水外尚有衆星。但言星者。月已沒也。四句登岸下自歎。遠游已令人憔悴。又加以衰病。尚能加餐乎。

飛僊閣

土門山行窄。微徑緣秋毫。棧雲闌干峻。梯石結構牢。萬壑欹疎林。積陰帶奔濤。寒日外澹泊。長風中怒號。歇鞍在地底。始覺所歷高。往來雜坐臥。人馬同疲勞。浮生有定分。飢飽豈可逃。歎息謂妻子。我何隨汝曹。

行至土門。山窄而路微矣。下頂路微。棧入雲端。闌干

甚峻。然梯石而置。結構甚牢也。閣在山上。故遠望萬壑。疎林皆欹。江在閣下。故俯視奔濤。積陰不散。峽之外。寒日澹泊。氣之慘也。峽之中。長風怒號。聲之大也。入句閣道。身在其中。尚未知險。及過山。歇馬。回望來處。如身在地底。始歎所歷之高矣。於是歷險之後。而往來之人。或坐或臥。人馬俱疲。故也。四句過閣之後。下自歎。人生既有定分。飲啄之細。亦不能逃。乃以妻之故。遠來謀食。而相從險道乎。

五盤

五盤雖云險。山色佳有餘。仰凌棧道細。俯映江木疎。地僻無網罟。水清反多魚。好鳥不妄飛。野人半巢居。喜見淳朴俗。坦然心神舒。東郊尚格鬪。巨猾何時除。故鄉有弟妹。流落隨丘墟。成都萬事好。豈若歸吾廬。

五盤雖險。山色甚佳。下頂山色佳。仰凌棧道。上望故細。俯映江木。下望故疎。棧道在江上也。地僻無網罟。魚浮水而可拾。野人半巢居。鳥習人而不飛也。淳朴如此。心神亦舒。八句五盤下感懷。山中猶存太古。天下尚多戰乎。使我違故鄉。辭弟妹而隨地流落乎。縱

成都云好。豈若故鄉哉。成都未到而想望之詞也。

龍門閣

清江下龍門。絕壁無尺土。長風駕高浪。浩浩自太古。危途中縈盤。仰望垂線縷。滑石欹誰鑿。浮梁曩相柱。目眩隕雜花。頭風吹過雨。百年不敢料。一墜那得取。飽聞經瞿塘。足見度大庾。終身歷艱險。恐懼從此數。

龍門之石壁。直插江中。絕無寸土。江之中。長風駕浪。自古已然。壁之上。危途縈盤。望如線縷。惟壁臨江上。滑而復欹。閣道不過梁木虛架。曩曩相拄而已。四句

實咏龍門下寫其險臨下而望目眩生花頭上風生
聲如雨過因言百年之中不能自料苟不幸而墮豈
能復得耶歷數山川危險久聞瞿塘未知若何卽度
大庾不過如此則平生所歷險難從此始矣

石櫃閣

季冬日已長山晚半天赤蜀道多草花江間饒奇石石櫃
曾波上臨虛蕩高壁清暉迴群鷗暝色帶遠客羈棲負幽
意感歎向絕跡信甘孱嬰不獨凍餒迫優游謝康樂放
浪陶彭澤吾衰未自由謝爾性有適

寒天日色澹白季冬日稍長故晚而半天赤矣季冬
草花江間奇石蜀道之異也四句景石櫃閣在層波
之上惟波上故臨虛而水影蕩於石壁也惟天晚故
清暉漾而群鷗已迴暝色生而映帶遠客也四句咏
閣羈棲旅跡負此幽意對此絕景能無感歎耶又言
棲棲于此者蓋孱儒之故而不止飢寒之逼也因思
古人如謝如陶皆能放意山水我老而不能自由豈
如其適性乎後八句言懷

桔柏渡

青冥寒江渡。駕竹為長橋。竿涇烟漠漠。江水風蕭蕭。連竿
 動。嫋娜征衣颯。飄飄急流。鴛鴦散絕岸。鼉鼉騎西轅。自茲
 異東逝。余可要。高通荆門路。闊會滄海潮。孤光隱顧野。遊
 子悵寂寥。無以洗心胸。前登但山椒。

青冥寒江之色。江之上。駕竹而為長橋。竿涇者以水
 烟之漠漠。登此覺江風之蕭蕭矣。橋上連索動而嫋
 娜。征衣颯而飄搖。橋下水流勢急而鳥不能游。絕岸
 無人而鼉鼉偃蹇也。八句。脈渡。因歎西去之路。至此
 益異。東逝之水。豈能期而俱去乎。蓋此水從高而下。

直通荆州。淵處且連滄海。可從南下也。今但孤光相
 照。顧盼寂寥。而游子惆悵。無以洗愁者。以前行而但
 見山麓之重疊耳。八句感懷。

劍門

惟天有設險。劍閣天下壯。連山抱西南。石角皆北向。兩崖
 崇墉倚。刻畫城郭狀。一夫怒臨關。百萬未可傷。珠玉走中
 原。岷峨氣淒愴。三皇五帝前。雞犬莫相放。後王尚柔遠。職
 貢道已喪。至今英雄人。高視見霸王。并吞與割據。極力不
 相讓。吾將罪真宰。意欲鏟疊嶂。恐此復偶然。臨風默惆悵。

惟天設險。劍閣爲天下之壯觀。山控西南。衛其內也。石角北向。拒其外也。兩崖卽立如崇墉。刻畫如城郭。故一夫當關。萬夫莫敵也。八句劍閣下發議。珠玉日往中原。而蜀中氣爲蕭索。蓋三皇五帝之前。道路未通。至後王柔遠。立爲職貢。始通中國。因而英雄迭起。圖王則思并吞。爭霸而爲割據。極力圖謀。各不相讓。此乃天地多事。設險何爲。吾將剗平壘障。庶爭奪可已。又恐山川高下。亦偶然耳。何足怪哉。求其故而不得。惟默然惆悵而已。

鹿頭山

鹿頭何亭亭。是日慰飢渴。連山西南斷。俯見千里豁。遊子出京華。劍門不可越。及茲險阻盡。始喜原野濶。殊方昔三分。霸氣曾間發。天下今一家。雲端失雙闕。悠然想楊馬。繼起名碑兀。有文令人傷。何處埋爾骨。紆餘脂膏地。慘澹豪俠窟。杖鉞非老臣。宣風豈專達。冀公柱石姿。論道邦國活。斯人亦何幸。公鎮踰歲月。

鹿頭亭亭。高而峻也。止一句寫山下俱序事至此而飢渴慰者。以連日險阻至此山斷路平。豁然千里也。

初聞劍門險不可越。至險阻既盡。原野如故。一段序
 至蜀之事。蜀自三分割據多有。今天下一家。無復僭
 竊之宮殿矣。一段序蜀事。因思蜀人自楊雄相如之
 後。繼起不乏。惜乎命與文違。爾今何在乎。所以沃壤
 雖為廣濶。而豪傑寂寥無人矣。一段序蜀之文人。蜀
 居遠僻。苟非老臣專鎮。王風豈能遠達。今冀公裴冕
 以柱石之姿。昔坐論朝廷。以活邦國者。斯地何幸。而
 公之鎮此。又踰歲月耶。美裴冕也。一段序時事。

成都府

翳翳桑榆日照我。征衣裳我行山川異。忽在天一方。但逢
 新人民。未卜見故鄉。大江東流去。遊子去日長。會城填華
 屋。季冬樹木蒼。喧然各都會。吹簫聞笙簧。信美無與適。側
 身望川梁。鳥雀夜各歸。中原杳茫茫。初月出不滿。眾星尚
 爭光。自古有羈旅。我何苦哀傷。

此已至成都也。桑榆之日。照我征衣。樂自有河山之
 異。已在天一方矣。但所遇皆非舊識。殊卜何時得返
 故鄉。因歎大江尚爾東流。遊子遠去不息乎。下始咏
 成都層城之中。華屋既滿。季冬之月。樹木尚蒼。人民

喧闐笙簧迭奏。成都信美矣。猶恨無所適從。是以側身回望。惟見鳥雀知歸。中原阻長也。未幾初月無光。眾星爭耀。又已夜矣。因自解曰。自古有羈旅之人。我豈獨為哀傷乎。

散愁二首

久客宜旋旆。興王未息戈。蜀星陰見少。江雨夜聞多。百萬轉溪入。寰區望匪他。司徒下燕趙。收取舊山河。

久客當歸而不得歸者。肅宗雖興于戈未息也。所以留滯於此。而蜀天常陰。星見甚少。江雨時作。夜聞為

多。見風氣之異。此應久客句。下接興王句。于戈未息。故百萬深入。而天下屬望。不在他人。亦望司徒李光弼耳。當急下燕趙。收復舊疆。無負天下之望也。

聞道并州鎮尚書。訓士齊幾時。通薊北。當日報關西。戀闕丹心破。霑衣皓首啼。老魂招不得。歸路恐長迷。

接上言光弼之外。則有并州尚書王恩禮。訓練士卒。以圖恢復。但不知幾時得通薊北。既通薊北。當即報關西。望之極也。望之未得。故戀闕而丹心已破。霑衣而皓首空啼也。留滯他方。魂消已久。恐招之不得。而

歸路長迷矣。

恨別

洛城一別四千里，胡騎長驅五六年。草木變衰行劍外，
兵戈阻絕老江邊。思家步月清宵立，憶弟看雲白日眠。
聞道河陽近乘勝，司徒急為破幽燕。

一別洛城已在四千里之外矣。因安史之亂數年未已也。草木變衰之時又行劍外應四千里句亦以兵戈阻絕之故送老江邊也。應五六年句所以思家憶弟望月不眠看雲懶起也。流落如此聞李光弼河陽乘勝喜何如哉當急破幽燕不可緩矣。

酬高使君

古寺僧牢落，空房客寓居。故人供祿米，鄰舍與園蔬。
雙樹容聽法，三車肯載書。草玄吾豈敢，賦或似相如。

此時初到成都寓浣花溪寺。故曰古寺無僧。空房客寓所仰給者。故人之祿米。所分惠者。鄰舍之園蔬。雙樹之間。雖容聽法。三車之乘。肯為載書乎。云學易草玄。則吾豈敢。遇物能賦。或似相如耳。

附高適贈杜二拾遺

傳道招提客。詩書自討論。佛香時入院。僧飯屢過門。聽法還應難。尋經剩欲翻。草玄今已畢。此後更何言。

聞道寓居蘭若。討論詩書。答曰。古寺無僧也。佛香入院。僧飯過門。答曰。所仰者。故人鄰舍。僧無與也。聽法而難。尋經欲翻。答曰。雖容聽法。尚欲載書也。草玄已就。此後又若何書。答曰。草玄不敢當。相如或可冀耳。謹語相答。是酬句之體。

